

□□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白锋哲 吕珂昕 朱海洋
见习记者 杨钰莹

每一个乡村与古镇都是有生命的。

位于浙江衢州江山市清湖街道的清湖古镇，从有人定居开始算起，已有 3600 多岁高龄。穿越千百年的历史风云，如果它会说话，会不会问出那个终极命题：“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又将到哪里去？”

物质丰裕的当下，精神叩问显得尤为迫切。从杭州临安区上田村揭开第一座文化礼堂面纱开始，浙江纵深推进农村文化礼堂建设，让农民群众身有所栖、心有所寄。过去十年，浙江持之以恒力抓这一民生工程，实现了 500 人以上行政村全覆盖。

2016 年，清湖古镇上的清湖三村文化礼堂建成并投入使用，陆续登场的是各色文化文艺活动。乡贤汇聚、书院复兴，尘封中的码头文化露出光芒。在这一束束光芒的指引下，清湖古镇追根溯源，重新找到出发的力量。

一座礼堂如何改变一座古镇？这个物理空间上的文化阵地，又是怎样重构村民的精神空间？

消逝的古镇？

13 年前，吴拯修是悲观的。他在《消逝的故乡》一文中哀叹：“我终于发现，我已经失去了我的故乡，准确点说，我的故乡，我儿时的故乡，已经彻底地消逝了。”

1944 年，作为徽商后代的吴拯修降生清湖，后来一直在外求学、工作，直至退休。偶尔回乡时，“家乡空巢衰败，母亲河水薄身瘦”，总让他“想要大哭一场”。对他而言，清湖古镇不仅是生他养他的家乡，更是非同寻常的意义所在。历史上，这里曾有过无与伦比的繁盛与辉煌，孕育出厚重的码头文化、船帮文化、商贸文化，以及崇文重教的精神底蕴。

有多繁华？鼎盛时，清湖古镇有码头 17 个，“三千轻帆归烟蒲，十万挑夫上仙霞”，繁盛甲于县城，近代繁华如小上海。南来北往的货船如织如梭，数不清的商户、船工、挑夫围着堆积如山的商品熙来攘往；街市中，“三缸六场、八坊九行、十匠百店”，商店如林，车水马龙。

这与古镇的坐标密不可分。民国以前，水路是中国贯通南北最重要的命脉。清湖所在的位置，正是清初学者顾祖禹笔下的“浙闽要会”，自码头上岸后，沿仙霞古道行走 120 多公里，即可到达福建浦城南埔镇码头，然后顺南浦溪汇入闽江水系。

清湖街道原党工委书记余丰曾就挖掘清湖码头文化，给吴拯修出了四个研究题目，第一个就是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中清湖的历史方位。当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后，吴拯修得出结论：随着漳州、厦门出海口岸的开发，清湖码头是一条联系陆海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黄金通道。以漳州、厦门为中心，清湖码头、仙霞古道与钱塘江、闽江一起，组成了东南海港区上丝路的内陆运输线。丝绸、瓷器、茶叶、桐油等物资由此源源不断运往东南沿海港口。

因水而兴，也因水而衰。民国后期，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，水上运输减少，清湖码头的通衢地位自然不断被削弱，加之两度历经日军劫掠火烧，元气大伤，自此失去了往昔繁华，一蹶不振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古镇几乎被遗忘。街巷里门可罗雀，村民皆外出谋生，少有人关注。本世纪初，著名建筑学家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陈志华曾带着学生罗德胤来此，挖掘历史文化，写下了《清湖码头》，编入“仙霞古道”系列丛书。可学者们来了又去，古镇复又归于沉寂。

直到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，古镇终于迎来机遇期。2013 年，“一带一路”倡议提出后，“海上丝绸之路”频频引发关注，古镇的价值重新得予正视。从清湖三村落成文化礼堂，到村歌村晚的“出圈”，再到被列入省级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和利用项目后，通过拆除辅房、三线下移、立面修复、节点打造等，曾经被誉为“半街两院士，一埠五商帮”的上街重新亮相，盐埠头的四个分码头、进闽入赣的两条古商道同样再入视野。清湖三村在历史文化村验收评比中获全省第一名。

古镇之“魂”，重在以文传承。文化礼堂是载体，也是阵地，牵引出古镇的历史文化，召唤着漂泊在外的游子，点燃着人们的精神内核。当清湖三村党支部书记谢小荣的电话打来，吴拯修不顾年迈欣然回到家乡，饱蘸深情写道，“爱你不需要理由，我的清湖老街啊，总是让我魂牵梦绕！”

村歌村晚“出圈”

白墙灰瓦，高高扬起的马头墙，大门上方绘有全省统一的红底白字 LOGO（标志）。700 平方米的文化礼堂，勾勒了清湖三村村委会大院的核心位置。这是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，曾经的身份是祠堂，是电影院，是办公用房，如今是文化地标。

礼堂的大屏幕上，会不时滚动播放村歌《丝路清三》的演出视频。“千帆竞渡走钱塘，万商云集下苏杭。六百里水上啊丝绸路，从清溪码头扬帆起航；千夫挑担出仙霞，万宗货物入东南。七百里咽喉啊通商路，从航山脚下举步丈量……”

谢小荣至今还记得 2018 年参加全国村歌展演决赛时的情形。“竹竿山上采的，箩筐家里拿的，身上的长衫我自己买了一件，斗笠蓑衣是从村里众筹来的……”说着说着，他自己都忍俊不禁。

“词好！曲好！让人看到了清湖古镇的历史与繁华，也勾起了我儿时在清湖外婆家生活的回忆。”毛向阳是当时的初赛评委，作为国家一级演员的他听完后，如同挖到了宝贝，可又有担忧，“这样参加比赛不行啊，没有表演，没有设计，粗糙得很！”

初赛胜出后，毛向阳主动联系上谢小荣，表明了自己“清湖外孙”的身份，主动请缨担当村歌的指导老师。“当时我跟谢书记说，你必须上去表演，这样才能带动大家。”于是，这边毛向阳重新精编精排村歌，

文化礼堂，何以『点亮』清湖古镇

那厢谢小荣干劲十足，跑到村民家里动员，给人家“画饼”——“参加表演，就能上报纸上电视！”

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待。决赛时，《丝路清三》已有了主唱，加了朗诵环节，还召集了 20 多位村民上台表演。他们中，有的手持竹竿扮船夫，有的背驮布袋演挑夫，将“三千船夫、十万挑夫”的码头景象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最终，这首村歌成为“黑马”，斩获“全国村歌十大金曲金奖”。

“能够夺冠，我们还是有点小骄傲的！这也更说明清湖古镇的历史文化不一般！”回忆那段过往，谢小荣至今仍兴奋不已。在他看来，这更像是一次心灵涤荡，如同穿梭回古镇的历史，开始唤醒内心深处的情感记忆。“说实话，大部分村民跟我一样，对家乡的认识是一点点加深的。”

村歌一炮走红后，2019 年春节，衢州市首届农村文化礼堂村晚落户清湖三村。各县市区选送的歌舞、说唱、小品、非遗项目展示等精品节目轮番上阵，农民演给农民看，古镇的春节许久都没这么热闹过。愈加丰富的文化活动充盈着村民的精神生活，也牵动着常年在外清的“清湖脚倪”们的视线。

在江山，“清湖脚倪”是一个特有称谓。清湖最初以码头立镇，年轻人长期与水与商打交道，加上儒商文化、船帮文化和挑夫精神的熏陶，一代又一代逐渐形成聪明、活络、擅闯荡的性格，被四周乡里称为“清湖脚倪”。

余丰在清湖街道工作了七年，对清湖历史如数家珍，“改革开放后，清湖开始发展地弹簧产业，‘清湖脚倪’聪明能干、肯吃苦，那时全国 70% 的地弹簧都产自清湖。后来，该产业由于缺乏引导，逐渐衰落。当地人又把眼光投向了注塑、消防行业，把生意做到了海南河北，能干的人跑出去了，留下的都是老幼弱小。”

因为文化礼堂的出现，大家似乎又都归巢了。“这是 2018 年，我们乡贤会的荣誉主席祝瑜英撰写的。”指着墙上的《振兴清湖历史文化街区倡议书》，谢小荣说，“朗诵这封倡议书，是每年村晚的必备环节。不瞒你们，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每次都能给哭哭，在场的村民无不动容。”

“占据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优势，我们争得了千年辉煌，但近半个世纪以来，清湖风光不再，一步步边缘化、空心化，她像一个年老的母亲，衰败了……”

“古镇已沉寂了半个多世纪，若再不复兴，等我们这辈人逝去了，就无人知道她的过去，我们的祖功



建于清湖三村村委会大院里的文化礼堂。

祝新源 摄

古镇之“魂”，重在以文传承。文化礼堂是载体，也是阵地，牵引出古镇的历史文化，召唤着漂泊在外的游子，点燃着人们的精神内核。

宗德将被历史遗忘……”

“凡清湖乡亲要鼓起振兴清湖的信心，行动起来、人人参与‘说清湖历史，扬祖宗美德，兴清湖文化，育清湖脚倪’的活动……”

诵读声久久回荡，连起了古镇的前世与今生，也连起了村民与游子的心。

乡贤的文化力量

不久前，一场“谈清湖古天”的讲座在清湖三村文化礼堂举行。

讲台上，祝瑜英从一张清湖古图开始，用通俗易懂的聊天方式，把历史上的著名景点、庙堂祠馆以及相关联的历史名人娓娓道来，讲历史人物，讲辉煌历程，讲商帮、讲船帮、讲挑夫文化，还有“清湖脚倪”敢闯擅闯的精神、清湖人崇文重教的家风、诚信经营的为商之道。引人入胜，掌声如雷。

“这几年，文化礼堂办了很多活动，乡贤写书出书、办讲座、开培训班，用学识、专长、技艺和文化道德力量影响乡民、反哺家乡，挖掘清湖历史，传播古镇文化。”谢小荣半开玩笑地说，“要不是乡贤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清湖这么有文化。”

在清湖码头乡贤榜上，几十位乡贤的简介赫然可见。汪东林、刘善余、周浩敏、祝瑜英、吴拯修、周正平、程连鹏、邵则志、周荣浩、祝新源、柴俊树、周光星、周碧芳、毛向阳、王天鸿……曾经他们身份各异，有全国政协委员、官员学者、诗词学会会长、作协会员、中学老师等，如今身份一致——弘扬文化、振兴古镇的新乡贤。

严格意义上，祝瑜英祖籍并不在清湖，其父亲在这里经商创业，并养育了兄妹六人，她将此地视作故乡。正是抱着这种情感，当谢小荣登门时，祝瑜英欣然应允，还与丈夫——书法家、雕刻家程连鹏，以及众多文化老友，共同组建起清湖码头乡贤会。紧接着，恢复成立清湖书院，创建清湖文学馆，文化名人、艺术爱好者、当地群众共建共享，在此交流、创作、展示和学习。祝瑜英说，“我们的定位很明确，就是从文化入手，挖掘文化、传播文化，为振兴故乡鼓与呼。”

近年来，乡贤会遍邀名家，撰写《清湖码头丛书》系列，编纂出版《老清湖谈古天》《古今诗人咏清湖》



江山市文艺活动在清湖三村文化礼堂举办。

祝新源 摄



篆刻班开班仪式在文化礼堂举行。

祝新源 摄

《清湖脚倪 当代风流》《我的自述》《情钟清湖街》系列书籍，筹建清湖文化名人堂和清湖码头文化展示馆，征集清湖码头文化的文物、故事、线索，并且发挥各自特长，办篆刻班、书画班、乐器班、婺剧传承班等，还用一篇篇用心之作，记录清湖的点滴变化和时代风采。文化礼堂也不限于礼堂本身，整个古镇皆为一个露天博物馆。

清湖古镇的小巷深处，有家特别的美术馆，名为“一家子美术馆”，长期展出一家四代 48 位成员风格各异的作品。有超写实主义的油画，有潇洒飘逸的书法作品，有直击心灵的工笔画，有精美绝伦的素描作品，赢得了参观者如潮好评。

“美术馆是我们一家人协助筹办的展览，从我父亲的作品到现在孙子外孙的作品，不收门票，完全公益。”祝瑜英说，办展是为了丰富古镇的文化元素，也是对家乡文化滋养的感恩和回馈。

对于文化，毛向阳也有着自己的理解。“文化是什么？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。”如今，他已是清湖三村文化礼堂的常客，教婺剧、排节目、做讲座，常利用自己在艺术圈的人脉，请来一群省级、市级的艺术大师，为村里的文艺团队做指导。

在吴拯修看来，古镇是根，文化则是魂。清湖古镇是独一无二的，文化也是独树一帜的，清湖人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信。

透过文化礼堂的窗棂，但见古树掩映下，一江清溪顺流东去。蜿蜒而至的长台溪和昼夜长流的峡口港，双流抱臂，绵绵不绝地滋养着这个千年古镇。

从观望到“秀”文化

在清湖古镇，文化礼堂的范畴已经从有形变成了无形，由具体空间延展为了全域文化礼堂的概念。漫步古镇街区，步步有故事，处处见历史，文化的滋养无处不在。

一块块遗址旧址，诉说着过往今生；院士坊、五圣坊、通衢达福门、南孔书屋、邻里中心，把古建筑与现代人文景观完美融合；每到夜幕降临，清溪边、街道旁的灯光带亮起，又是另一番情调；一出实景舞台剧《清溪江湖》，赋予了古镇新的文化内涵……

夕阳西下，音乐声乍起，远处灯光闪烁。人群欢

呼起来，三三两两的游客向盐埠头赶去。一位花甲阿姨满面含笑，热情地招呼着，“快点儿，前面有灯光秀。”

攀谈中，记者得知她就是当地村民，家住古道长街上，遛弯时常有游客向她问路。“这几年，清湖人气越来越旺，周末假期更是人来人往。有一年文化礼堂办村晚，十里八村全都来了，唱歌舞龙，可热闹了！”

说话间，清溪边，灯光秀登场。只见移动舞台明暗交织，不同颜色的灯光渐次亮起，忽远忽近，照亮了流淌千年的清溪水。

谢小荣感慨地说：“从前村民怯生生的，现在胆子明显大多了，这跟村里经常举办文艺活动和文化讲座密不可分，精神头儿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老人们平时都喜欢出来转转了，还会跟游客主动打招呼，讲讲码头的历史和文化。”

邵金仙今年 71 岁，最喜欢唱歌，做饭干活时，总要哼上几句，可惜后来声带坏了，成了一种遗憾。“现在村里活动比以前更多了，古镇南街修复了，文化礼堂建好了。我有空就去看，看人家唱歌、表演，羡慕得不得了。”

比起邵金仙，54 岁的外村媳妇徐井仙更喜欢打锣鼓，是村里威风锣鼓队的“一姐”。2014 年，村里刚宣布要成立威风锣鼓队，她就主动报名。去年，村里排了《清溪江湖》，她又踊跃当群众演员。“我经常跟娘家人说，到我们清湖来玩吧，清湖真的很好，不骗你们的。”

参与文化活动也成了村民生活中的新风尚。文化礼堂门口的小黑板上，列着近期活动安排，一周至少举办 3 场活动。“村晚”演出、元宵节舞龙舞狮、传统技艺宋代点茶以及春光融融时的趣味运动会等。

文化薪火，还需代代相承。“清湖的文化底蕴深厚，之所以能一条街出两个院士，聚集起一批文人贤士，还得益于重视教育的传统。”余丰解释说，因为码头繁盛，这里家族兴盛，他们出钱建祠堂、建书院，光著名的书院就有南塘书院、文石书院和清湖书院。“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，老百姓就算饭都吃不上，也要让孩子去读书。”

一开始，在文化礼堂建设上，只是按部就班按上头要求推，组织村歌村晚，联系乡贤能人，开展文化活动，没想到能发挥这么大作用。”谢小荣深有感触。这位曾外出创业 20 多年的“清湖脚倪”，于 2008 年回村任职，对日渐疏离、渐成“原子化”的村庄一度忧心忡忡。

如今，村里变美了，村民凝聚力增强了，邻里关系和谐了，干群关系更亲密了，过去只顾外出挣钱的村民们，也越来越关心家乡。“你看，现在村里要做什么事，比如说建共享食堂，需要老百姓捐点钱，老人们二话不说，就给外面儿孙打电话。”谢小荣觉得，是文化把大家的心都聚起来了。

不是复古是创新

2022 年 11 月 25 日 8 时许，伴随一声“开街咯”的吆喝，包含清湖一村、清湖二村、清湖三村的码头古镇文旅区上街率先开街。徐井仙所在的威风锣鼓队第一个登场表演，敲出了新街上第一记洪亮清脆的鼓点，宣告曾经沉寂的千年古镇焕发新生、拥抱未来。

开街仪式上，祝瑜英的发言引人深思：清湖复兴，不是复古，而是创新。先辈们是靠水路发达的，如今水路断了，我们的路在哪里？

这是每一位关注清湖的人都在思考的问题。余丰给吴拯修出的第四个题目是，清湖的未来乡村如何建设？吴拯修认为，往昔的辉煌无法复制，原来的商业逻辑早已不复存在，必须重新寻找和塑造新的商业逻辑，建设清湖码头的 2.0 版。

按照古镇重建规划，清湖要逐步复兴历史上的“三缸六场、八坊九行、十匠百店”的文旅风貌。目前，漆雕葫芦、箍桶木艺、篾匠工坊、和睦黑陶等手工艺店，以及同盛糖坊、埠头煎饼、洋桥娘茶馆等传统清湖老字号小吃已入驻营业。同时，还要重点复活“中华老字号”清湖酱油，恢复公泰酱园古法酿造技艺，用创意理念设计文创产品，呈现千年古镇老手工艺的文化内核。

谢小荣的办公桌上，一黑一白两只瓶子格外显眼：黑瓶细长清瘦，白瓶敦实大肚，金色线条勾勒着清溪形状和“老公泰”字样。“这是设计的新包装。瓶子里装的是清湖酱油，承载着一代人的回忆，不能让江山人心心念的好东西失传了！”

2022 年，清湖三村成立村办企业“富强公司”，恢复生产清湖公泰手工酱油。新落成的公泰酱油展览馆，是在原厂址的基础上改造而来，前头是经营展示部，摆放着各色产品，还有制作酱油的工具。往里走，则是一个硕大天井，十多个戴着“斗笠”的酱缸要在这里晾晒 200 多天。吸足精华的酱油颜色黑亮、芳香扑鼻，让游客忍不住拿起油提子，体验一把打酱油的简单快乐。

同是 2022 年，清湖三村与清湖一村、清湖二村、清泉州村建清湖未来乡村连片发展实验区，被纳入浙江省第二批未来乡村建设名单。今年是浙江“千万工程”实施二十周年，也是文化礼堂建设十周年。受益于全省建设，偏居西隅的乡村和古镇不仅历史古韵悠长、文化气息浓厚，并且已经成为新的示范样板。

但，光靠复兴风貌还是不够的。就目前而言，与江山市其他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相比，清湖古镇还没有成熟完善的业态。吴拯修认为，清湖老街的这三个村，是一个整体，有着统一而完整的码头文化，但各村又有各自独特的文化精神内核，要进一步爬梳剔别，深入发掘。

所有人都认同的是，未来发展仍然与文化紧密相连。接下来，清湖古镇将依托文化礼堂，充分发挥文化优势、挖掘文化潜能，拓展文化体验项目，如学做年糕、做清明糕、学唱“道情”地方戏等，让文化深深融入古镇古街建设，将文化内蕴植入各种业态之中。

“风帆远去，清湖码头何日再启航？”吴拯修在思考着，谢小荣也在思考着，情系清湖古镇的各级干部、乡贤、村民都在思考着，且不懈探索着。而古镇已被“点亮”，正在蓬勃生长。